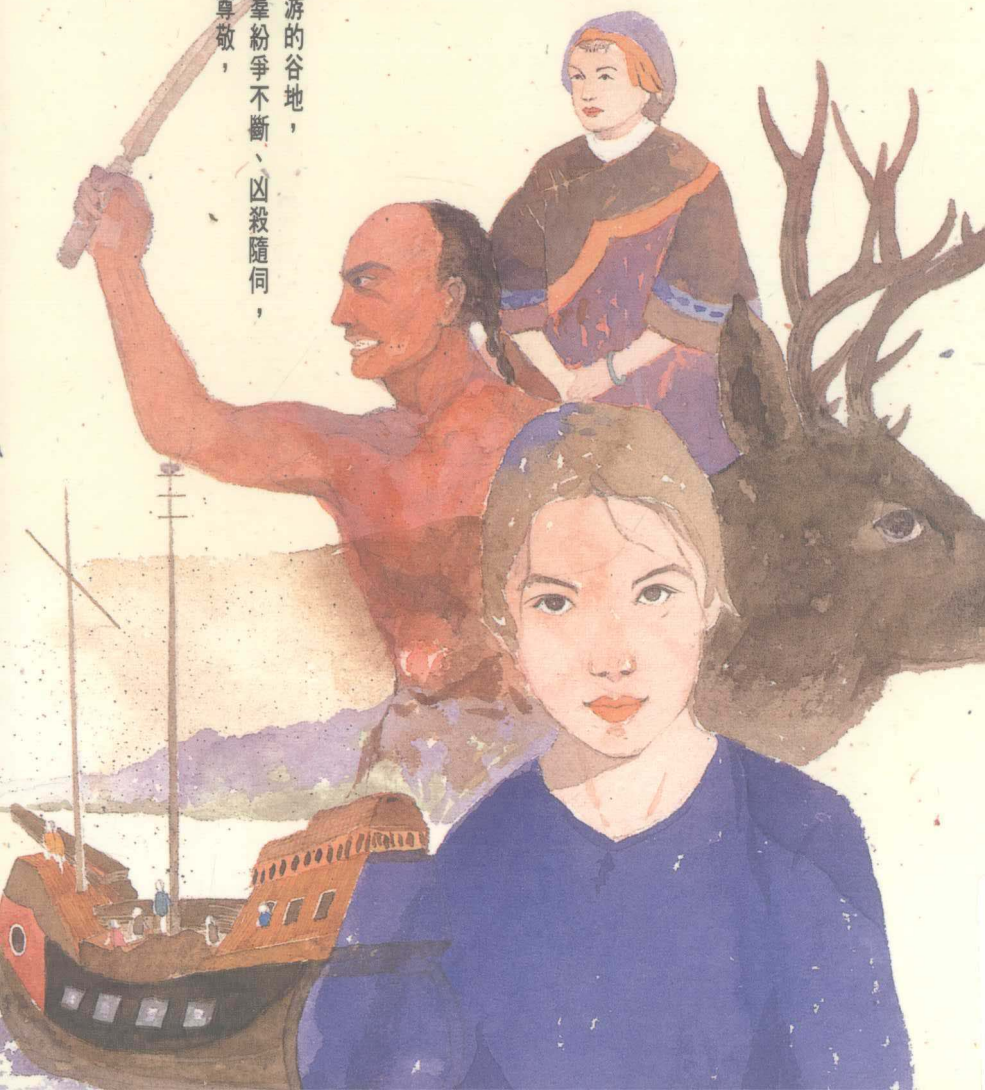


徐國揚◎著

青姑

二百年前，
漢人初墾淡水河中上游的谷地，
和當地平埔及泰雅族羣紛爭不斷、凶殺隨伺，
只有她，曾被共同的尊敬，
她是——青姑。



青姑 / 徐國揚著。 --初版。 --臺北市：躍昇文化，民87

面；公分。 --（文學誌；148）

ISBN 957-630-510-1(平裝)

855

87006806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文學誌 148 ●

ISBN 957 630-510-1

青姑

作者 徐國揚

發行人 吳貴仁

責任編輯 周晏妃

編審 張榮森

美術編輯 邱元昌

出版社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製作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話 (02)2705 7118(代表號) 2703-1828

傳真 (02)2702 4333

劃撥帳號 1188888-8

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

法律顧問 謝大仁律師

印刷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電話 (02)2223-3866

總經銷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樓

電話 (02)2218-7307

傳真 (02)2218 7021

初版 中華民國87年7月

定價／新台幣 160 元

青姑

徐國揚◎著

二百年前，

漢人初墾淡水河中上游的谷地，

和當地平埔及泰雅族羣紛爭不斷、凶殺隨伺。

只有她，曾被共同的尊敬，

她是——青姑。



特別的人！特別的書！——代序

● 賁馨儀

國揚是一個很特別的人！

剛認識他的時候，很佩服他順筆流出的駢體古文，典雅華麗，詞藻豐富，當時還以為他是個今之古人，一定是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。後來知道他念的是國防軍事，真是用跌破眼鏡都不足以形容我的吃驚。

後來有幾次機會和他一起辦活動，看他運籌帷幄，看他從策劃到指揮上百人工作，看他從製作古雅的宮燈到流行的燈光舞台，從典禮的禮式、祝頌的賀文到節目的表演……才知道在台灣島上大溪古鎮成長的國揚，竟然這樣允文允武，宜古宜今，而最讓我傾倒的是，他磅礴大氣、揮灑自如的大格局。

有一回，聊起他的故鄉。他說老家後山上，春天開滿了白色的油桐花，小時候他就愛坐在後院池塘邊的石頭上，看著輕風拂過，滿山的白花也一陣陣的翻舞，雪片也似的落花，一瓣一瓣的飄落在水面上，幾陣春風過後，片片層層的白花就這麼遮滿了水面。當天色暗下來的時候，母親呼喚他回家的聲音，引得他站起身來，才

知道頭上身上都飄滿了雪白的油桐花。聽得痴痴的我，彷彿和國揚一起看那如畫的油桐花，我被他的浪漫感動了！

這幾年來，我知道他南北奔波的收集資料，甚至常常以他那輛快解體的標緻當作夜晚的眼床。如今他寫出一本描述台灣早年經濟發展的書了！我爲他高興！

如果有空，跟國揚一起吃頓飯吧！你看他把每一盤菜都當作山珍海味那樣的歡喜的吃著！你也會被他的歡喜感染呢！

現在，讓我們開始聽他說故事吧！

桐樹下的心靈原鄉——自序之一

●徐國揚

有件事，讓我從此不能忘記故鄉，也從此拉起了我生命中那根感動的弦。

在老家背後的水池，每到暮春時節，就會從濃密的樹林中，蓄滿了一層又一層的白色油桐花瓣，在池面堆積成白色的花床。這時只要再下過一場雨，就會看到池中的魚，翻到花床上，靜靜的吸吮帶著清香味道的水氣。

這對魚來說，應該是極為美好的滋味吧，總是停駐許久，才記得重新回到水中。

少年的我，就像那些活在清香水氣中的魚，幽浮在美好世界的兩端。

如今的我，行到不惑之年，每當生活的旋翼，觸及了那根心底的弦，就會讓我不由得想起少年時池畔佇立的我。

許多的故事，正是來自我內心深處，那根根響起的弦。

關於青姑——自序之二

●徐國揚

歷史上，台灣的開發，是由南而北，再由北而南，其間最後貫通的孔道，就是當今的三峽、鶯歌地區。

三峽小鎮，昔日曾拜淡水河航運之賜而十分繁榮，加上沿山特有的菁樹得以染布，市況更是盛極一時，但近百年來，河道淤塞，菁藍染布業也不敵西方的化學原料，絢爛竟成雲煙、香塵落盡，只留下樸實的風貌。

如今民權街的老房子，大半就是原先的染坊，在那個年代裏，一艘艘載著本地所染青布的大船，曾經遠航南洋及中國北方山東半島的幾個主要城市，寫下北台灣開發初期工商貿易上的一頁傳奇。

逝者難追，昔年的歌聲舞影早歇，街老人空，巷陌獨對斜陽，唯問歸來燕子，可係呢喃舊語。

目次

0 3 9	0 3 1	0 2 7	0 2 3	0 1 5	0 1 1	0 0 9	0 0 6	0 0 5	0 0 3
離別	情緣	邂逅	河原	水狗	初航	前言	關於青姑——自序之二	桐樹下的心靈原鄉——自序之一	特別的人！特別的書！——代序
1 1 3	1 0 5	0 9 7	0 8 7	0 8 1	0 7 5	0 6 5	0 5 3	0 4 7	0 4 3
播遷	投奔	出草	無常	鹿場	護雛	火宅	青姑	陸沉	驚變

1 5 7	1 4 9	1 4 3	1 3 5	1 2 9	1 2 1
逆轉	狂瀾	伏流	本色	波濤	傷逝

1 9 5	1 8 9	1 8 1	1 7 5	1 6 9	1 6 3
尾聲	牛塚	故人	新局	還原	重逢

前言

夜晚的海，夜晚的天空，夜晚和海和天一體融鑄，無以分辨，空中的星星，落照在海中，像一片大網灑落，所有的命運都在這裡面。

銀河橫向西南，海中的銀河，似也默默的流向西南，那船就在銀河中推移，航向已知或未知的前方。

她從藏身的密窩中看出去，海面異常的清明，海水正倒影著滿天的星星，她無需再費力找尋，即可將浸在水裡的北斗七星給輕易的找到，這是她在這趟生命的初航中，僅有的樂趣和依傍。

初航

一艘半新的三桅帆船，正緩緩的駛進台灣北部的海面，海面平靜，船隻像頭溫馴的騾子，強忍背上的重荷，努力的蹬著四蹄。

海水幾度滿過船舷，愈發顯得船行的吃力緩慢，不知不覺間這艘大船的汗氣像蒸發到湛藍的空中，在最高的那根桅杆上，結聚成一絲卷雲，從遠方看去，倒像是故意掛著白布旗。

這裡已接近滬尾一帶，伏流凶險，全船的人莫不各就各位，瞪大了雙眼，全身緊繃的抓著纜繩，尾舵上船老大甘旺死命的穩住舵把，船行幾乎靜止，又不住的搖晃起來，彷彿擱淺了，在一片死寂中，只見甘旺粗大的喉結上上下的動了幾回，方才發出了一聲急喘「吼」，緊接著又是一聲「吼」，再一聲「吼」，力氣接上了，接著全部的水手，也跟著頓喝起來，一次比一次整齊，一次比一次清晰，和著風聲，那聲音似絕不妥協的向天叫喚著「吼」，「吼」；「吼」……

不知經過多久，只覺船身在海中上下逆流的交扯之下，已近乎扭曲解體，讓人深怕她再也禁不起下一波浪來，然而她卻飛也似的向上衝起，旋起又旋落，水手們

紛紛立腳不住，只有甘旺叉大兩腿，用力的柱著舵木，細長的眼睛，像熔岩般的望著遠方，如激怒的熊，隨時俟機粉碎捉弄他的大海。

船身又幾次激烈的顛顛，讓這些討海人，打從心底的祈禱，救苦救難的媽祖娘娘救救我們吧：千萬別讓我們死在這裡；突然間船又被底浪拋起，拋得老高老高，不知何時才會掉回海上，大夥閉起眼睛，已不敢想像下一步光景。

忽然間船身又劇烈側斜向一邊，水手們一起撲向高起的另邊，海水捲進了甲板，船身像戲水的蛇，彎曲的衝向前去，然後整個停止下來彷彿動也不動，不祥的感覺襲上心頭，當場有人就哭了出來，這時猛聽背後一聲粗魯的叫罵「哭爸」，哭泣的水手心虛的回頭探看一下，卻見甘旺滿臉橫怒的叫罵著「哭嚙小是嚙」（註），那水手趕緊回過頭來，卻見大家都已若無其事的站起，扭腰的扭腰，甩手的甩手，一副沒事的樣子，不知是羞辱還是慶幸，竟然跪在甲板上呼天搶地的號哭了起來。

這艘船是從福州出發，滿載著當地的土洋百貨、胚布及杉木，預定到台灣的內港銷售。船老大甘旺是福州當地水商號「海慶船堂」的主要舵長，負責福州到內港航線。這幾年海禁又因南海洋面多事而轉嚴，因此甘旺這等熟悉海路的人，便成為沿海各省船堂極力拉攏的人才，因為隨著台灣漸漸開發，各種物資、人員的往來日

益繁忙，海運大興。但是獲利最豐的，卻是私運偷渡的人口，原因是海禁既嚴，而台灣開發初期，農業及土地的生產鼎盛，中國沿海各省都流傳著「台灣錢，淹腳目」的說法，因此到台灣來開發，比起在已過度發展的家鄉，自然有著較大的成功機會，許多人們，不惜九死一生，尋求門路，只爲到此一試機遇。

甘旺的這艘「金滿興」號也不例外，底艙夾層也躲了近十個人，他們在密閉濕熱的空間中忍耐了十幾天，又受盡顛簸，就是鐵打的漢子也已奄奄一息，因此每隔兩天便要叫他們上甲板透一透氣，就這樣熬得過的便到了台灣，熬不過的就只有含恨以歿，葬身大海。台灣早期的移民，就在這種充滿激壯的悲情中展開。

註：嚙小，台語中極端蔑視的罵人話，指「沒種」的意思。

水狗

船行平穩，甘旺喚來二手接舵，叫人放風，幾個手下將艙板移開，將一片陳舊的破鏝在艙口攢了兩下，看著一個個面帶青黃的人，吃力的爬出艙口，甲板上頓時充滿了酸臭的味道，這些人清一色的男丁，他們面無表情的癱坐在甲板上，艱難的一口氣接著一口氣的喘，有的人不斷的在嘔吐，卻吐不出什麼了，只是乾嘔，嘴角接著一絲黃色的液體，像是膽汁……

甘旺看了，皺著眉頭，逕自點起旱煙管，深深的吸了一口，兩道濃眉霎時像幼獅戲球般的搶在一起，這個半生大都在海上飄泊的中年壯漢，正陷入少有的沉思中，不覺經過許久，旱煙管早已熄了。

天色漸暗，舵樓起了燈，甲板上的都已回到艙板下，甘旺方才回過神猛吸一口煙管，陡覺滿口鹹腥的海水味，險些噓著，心下惱起，嘴上連著幾句粗話：「伊娘的、到底吔出什麼代誌，這呢脫腦！」

心頭不自在，習慣的又將煙管送上嘴邊吸吮，微光中一點火星，竟來得恰到好處，一口濃濃的煙，輕輕的滑進喉嚨中，甘旺詫異的抬眼一看：「阿雲……妳底時